谈话

唯一能被认可的准则／是于自身中挖凿／直至寻获地图。

马里奥· 贝内德蒂 (Mario Benedetti)

石桥的啤酒

Z：我是读新闻专业的（她用有着喉音的日语说道），之后我工作了一年，只工作了一年，在一家省份区域的报社。多数都是报导些社会新闻…

（Z = Zae，中国女孩，26岁；Y = 我）

Y：也拍摄照片吗？

Z：是，是（她充满热忱地说），我在上海上过许多课程。

Y：真羡慕你，我一直都想读文字或新闻相关的科系，但我觉得我性格变得过于害羞，做不成这方面的工作了。

Z：你可以写些财经方面的报导…

Y：可能吧…（不，最好还是不要）

Z：（她用筷子从我们分食的盘子中夹起几束绿色的小菜叶然后放进嘴里）

Y：那中国文学呢？你给我推荐哪个作家？我几个月前才看了*Shanghai Night*。

Z：*Shanghai Night*？卫慧！嗯，不是什么太杰出的小说。国际读者觉得它创新具革命性，还不就因为它谈的是性（笑）。上海是跟北京和其他县城不一样。但“性”是差异最小的部分。它是部不协调的小说。

Y：开头很吸引我，但是结尾我不喜欢。

Z：那当然。她举起一面白旗说道：“但我可不是这样的，诶？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个好女孩。”

Y：（我们的筷子跳跃在桌上种类繁多的味觉盛宴）。我希望能写部小说…有时候我会自问自己在这里做什么，学习着一个不晓得会带我去哪儿的东西，浪费着我的时间。

Z：我了解的你意思。我也在这里待了不少年而且我们岁数相同。我周遭的朋友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进步着：作家、记者、行商或外贸，随便哪种职业都是。升职、出版作品。然后我自问自己在日本，在这里干什么。我想念我在中国的日子，想念那个自己。我在网上读朋友的留言记叙，觉得在那里我能再次看到自己。从他们身上我折射出过往、折射出自己。然后我对自己说：“啊，我以前是这个样子的。”之后我能从一个外在的角度观察时间和自己未来的走向。

Y：（到这里我没再说话）

Z：我在中国的朋友都只能看到自己，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问题，他们只想着：我、我、我。一个好的作家应当能思考审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和其中的各种疑难杂症。只有那些曾亲眼见过、亲身体验过各种人生阶段和层次的人能透过一个比自我更加辽阔的视角来写作叙述。

Y：（哑口无言。请读Y的注释并说说我距离顷刻是有多遥远。）

京都河畔的尼古丁

M：写作… 为了什么？组个家庭才是正经事。你如果追寻的是一种“超俗”——

就是作家都在寻求的东西，那这便是唯一的方法：生孩子，养孩子，为孩子付出自己。到最

后，他们会是唯一爱着你的人，永远地与你连系在一起，而你也将透过他们活下去，即使死后亦然。

（M：Melissa，澳洲女孩，23岁）

Y：你的孩子并不属于你，他们是自由的个体，能够选择与否维持那个连系、是否承接你那些未完成、夭折的梦想。总而言之，如果你追求的是“超俗”——
所谓一个人逝世后留下的遗韵和联结，据你的说法只能透过成为母亲才达得到的境界，一本书能永存，而且它的读者和它之间的联系是自由选择的成果，不受无法预计的出生所影响。那是种真正的连系。对我来说，有些作家就如同知心挚友。

M：但你产生联系的不是作者，与你产生联系的并不是一个“人”。是“文字”，是一组静止不动、精心排列的词语。作者不仅不认识你也没有那个兴趣。书本中没有真爱，读的人没有，写的人也没有；寻找着的是自我，而不是“作者”。你不去爱，也没有人爱你，只有日常中的共同生活才是真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你刚起床时是什么模样，你没有在写作时是什么模样，你的恐惧，你夜半中的哀泣，你的声音，你的神情姿态。这些你的读者都不会知道，也没有兴趣。子女的爱是唯一的真爱。

Y：那为什么伴侣的爱不是呢？

M：那种爱就像沙漠。你形单影只，永远一个人。男人是一个幻觉，他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离开。他对你的爱仅仅是海市蜃楼，有人陪伴的需要。男人比女人更孤独，因为他们没有将孩子带在肚子里。如果你精神警觉些，要支配他易如反掌。*Men are like puppies.*（男人就像小狗）

Y：那如果两个人相爱并且完全地信任对方呢？

M：Craig是懦弱的。他没有钱。跟他分手吧。*Heaps of rich men that you can get out there.*（满坑满谷的有钱男人等着你去认识）

英语班里的Aquarius

（运动饮料，相当于国产的“脉动”）

B：吃饭，工作，睡觉，拉撒。就这样。你死了，什么都没有。

（B = Baku，日本男孩，11岁）

B：所以说钱很重要，应该在当下买想要的东西、过得开心，因为人生一下就过去了。

Y：那你长大后要做什么？你要怎么享受你的人生？

B：*I'm gonna be a salary man and get married.*

（我要做个领固定薪水的上班族，然后结婚）

石桥的啤酒

Y：对你来说在日本一定比我轻松，你可以阅读所有你想读的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

Z：我能读懂所有的字符，但我没办法朗读出来，我不知道它们怎么发音。

Y：但你不需要电子辞典就能享受一首诗，不像我还得花上个把小时像破译密码似的解开一首诗。

Z：大概吧，但我思念我的语言。日语有平假名，我觉得很烦人。

Y：对我来说平假名给我很大帮助。不然，我要怎么变化动词？

Z：那不是重点。中文是富文学含义的，能引发联想的。日文解释的太详尽。有时候，利用一点幻想力和常识就能更好地理解文字和人的世界。

Y：一个人的国家可以是那个人的母语。

Z：文字本身就是一个国度，而在这个国度中畅游是如此地容易。

卡拉OK包厢里偷偷摸摸的伏特加

（J：Joanne，加拿大女孩，20岁）

J：我想念我的家乡。

Y：你的家乡是什么？

J：大自然… 大阪是纯粹的水泥；我的家人…

Y：乡愁？

J：老实说，家人本来终有一天是要离开的，嗯？；我想念我的朋友… *Sex and drugs*（性和毒品）！这在日本我可拿不到！

Y：*I know*（我知道）… 我们是那么自由。想想你妈妈、你祖母。

J：那么地自由，以至于被有太多选择的苦恼压扁。

Y：但没有这个苦恼，我们就不是自由的了。

J：你未来的人生会在哪里落脚？

Y：那取决于爱情。

J：你应该把自己放在第一。

Y：爱情大概就像一个地方，一个新的国度。满是游客而少有人定居。

J：*Cause love is beautiful, but not forever*（因为爱是美好的，但不是永恒的）。

所以你得想想你自己希望落脚的地方是哪里，有或没有男人是其次，因为当他离开你的时候你将得单独留在那个当初自己挑选的地方。你男朋友，Craig，他愿意去墨西哥住吗？

Y：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国家放进行李扛吗？

J：随便你拿你的国家做什么但要小心照顾你的心。失恋才真会黏住你的行李，而且会痛。

宿舍的咖啡

（N：Nadja，摩洛哥女孩，25岁）

N：我的国家是一片沙漠…什么都没有。男人们都离开了，去西班牙，去法国，随便去哪儿。女人们则留下，还有孩子们…留下，然后长成男人，然后离开。没有工作，那是问题症结所在。你呢…你说你是哪里来的？

Y：墨西哥来的。

N：墨西哥城吗？

Y：不，北方的，索诺拉的。（墨西哥西北部边境）

N：完全不认识…那里怎么样？

Y：它也是个沙漠，我们有一个不长棕榈树，反而长有着红色花朵的仙人掌的沙滩。男人们也一样离开，去美国…

N：我就因为这样想一辈子住在这里。我想象自己在家乡的车站，空中飘浮着细小的沙粒，破烂的出租车载着我的行李…然后呢？什么都没有。在这里要好多了，我的收入是我全家人的五倍，打着工，你知道的…我想把妈妈接过来。你不会也想留下来吗？

Y：我厌倦了…

N：厌倦日本？

Y：*Not exactly*（不全然是）。

N：厌倦什么？

Y：厌倦害怕。

N：害怕什么？

Y：害怕沙漠。

东京的狂喜

C：*I love you*（我爱你）。

Y：*I love you, too*（我也爱你）。

C：*Don't ever leave me*（永远别离开我）。

Y：*I won't*（我不会的）。

石桥的啤酒

Z：我们来做个约定，就在此时此地：如果有一天你去中国，你得来我家作客。

Y：我非常乐意！你也是，随时都欢迎你来。

Z：谢谢！上海坐两个小时飞机就到了，但…你家乡到底确切是在哪个位置？

© Cristina Rascón Castro.

From the book "El agua está helada", Sonora state book award 2005.

© 翻译者: Amanda Blazquez Hsu